

(台湾)  
独孤红作品集

# 侠骨颂



下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37

# 侠骨颂

Ⓣ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**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**

侠骨颂

---

作 者 独孤红  
责任编辑 文 奇  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装订 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24 字 数 42 万字  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 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—10000 册

---

ISBN 7 - 80506 - 643 - 4/I · 286

定 价：33.80 元(上下)

圣手书生？”

萧涵秋含笑谦逊，道：“那是江湖朋友们的抬爱，面对总督，萧涵秋不敢！”

青衫人电闪掠近，出双手握上萧涵秋双腕，满面惊喜，无限激动地道：“纪奉先可谓有眼无珠，仰慕多年之人当面，竟然懵懂不知，茫然不识，阁下，我心仪已久，只恨无缘，不想今夜侠驾突降，得谋一面，纪奉先何可支……”

原来青衫人竟是马上马下，万人难敌，当朝柱石，盖世虎将，朝野同钦的总督小温侯纪奉先。由这几句话可知，此人果然是位英雄！英雄见英雄，自不免惺惺相惜！

萧涵秋由衷感佩地说道：“总督垂顾，使我这江湖草民受宠若惊，引傲毕生，萧涵秋更是仰慕半世，只恨官民相隔，身分悬殊，无缘拜识虎驾，一直视为生平一大憾事……”

纪奉先朗笑说道：“阁下，这么说来，你我神交已久。”

“不敢！”萧涵秋道：“是江湖草民仰慕多年！”

纪奉先眉锋一皱，道：“阁下，你知我纪奉先为人。”

萧涵秋道：“自然，所以朝野同钦。”

纪奉先道：“那不敢当，不过，阁下既知我纪奉先为人，就不该自称什么江湖草民，要知道，纪奉先老早就想交你这个朋友，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官民之分，也没有什么身分悬殊，你只当我是半个武林人纪奉先好了，其实，那总督二字，你也未必放在眼内

……”

萧涵秋截口说道：“总督，萧涵秋不敢。”

纪奉先又复眉头一皱，道：“昂藏须眉大丈夫，盖世英雄顶天立地，阁下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你这第一奇才未免令人失望！”

萧涵秋道：“那非我之过，皆因总督虎威太以慑人。”

纪奉先扬眉笑道：“这才不愧第一奇才，骂人的本领的确高明。”

萧涵秋道：“总督，我句句由衷！”

纪奉先道：“阁下又怎知我不是字字发自肺腑？”

这位奇豪虎将好犀利的词锋。

萧涵秋笑了笑，改口说道：“白日难进皇城，只好夜晚登府拜谒，惊扰之处，尚祈……”

“又来了。”纪奉先截口说道：“阁下看得见，我现在是个闲员，所以我这府中没有一个会武的护卫，几个下人，如今睡得也正香甜，便是敲锣也轰他们不醒，我是早发觉有人划空而来，只不过，我不知道阁下是路过，还是专为找我，所以我未便冒然出声现身，算起来该是我迎迓太迟！”

怪不得萧涵秋站了半天，未闻动静。

萧涵秋道：“总督奈何只许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！”

纪奉先呆了一呆，失笑说道：“好，算我说错了话，以后不客气了，行么，走，阁下，我不能在屋面上待客，你我客厅谈去！”

不由分说，拉着萧涵秋纵身下屋，穿过别院，直奔大厅，半途，一名下人模样的黑衣汉子睡眼惺松的仓惶奔来。

他近前刚躬身施礼，纪奉先已然摆手笑道：“你不错，居然有点警觉，有贵客到，把厅收拾一下，然后沏壶茶，快去，快去！”

那黑衣汉子应了一声，转身飞奔而去。

这人办事不差，手脚挺利落的，及至纪奉先与萧涵秋双双来到客厅，他已然把客厅收拾好了，点燃了灯，站在厅外候驾了，一见二人来到，立刻躬下了身。

纪奉先摆手吩咐：“别在这儿站着，沏茶去吧！”

然后，他拉着萧涵秋进了大厅，边走边笑道：“阁下，深夜客来，我只好以茶当酒了。”

萧涵秋道：“深夜打扰，惊人好梦，我深感不安！”

客厅中，分宾主落座，坐定，纪奉先目光深注，笑道：“夜色朦胧，已见绝世丰神，灯下观之，益显脱拔不凡，阁下，你令纪奉先自惭形秽，羡慕，妒煞！”

萧涵秋淡淡一笑道：“总督英豪盖世，奈何也以貌取人。”

“不然。”纪奉先摇头说道：“纪奉先平素颇以品貌自诩，今日始知逊人多多，不过是感叹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之言不虚而已。”

萧涵秋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纪奉先又道：“我早就听说阁下到了北京，本想出城拜识，奈何琐务缠身，一直抽不出时间，不想阁下竟先我而动，今夜突然

降临，如果我所料不差，阁下当是有为而来！”

萧涵秋道：“总督高明，萧涵秋今夜此来，一来为拜谢总督救助敝亲大恩，二来想借这机会见见舍表妹……”

纪奉先满面歉疚地摆手道：“阁下，休提什么救助大恩，纪奉先归途路过，一步迟至，只有甄姑娘吉人天相，福命两大，未曾遇害，我不过举手之劳，顺便把她带来了北京，多年至今，纪奉先无能，也一直让那些杀人贼寇逍遥法外，那敢再当什么恩……”

话锋微顿，接道：“至于阁下要见甄姑娘那是理所当然，千该万该，表兄妹重逢，亲人团聚，纪奉先只有为阁下喜，为阁下贺，甄姑娘现在后楼，稍时我命人告诉她一声就是！”

萧涵秋欠身说道：“无论怎么说，舍表妹得蒙收留，萧涵秋都该视为不敢言谢之大恩，今生不敢或忘，日后当有一报……”

“好了，阁下！”纪奉先一摆手，道：“这件事到此打住，不谈了，谈别的，行么？”

萧涵秋道：“总督有谕，萧涵秋不敢不遵！”

纪奉先皱眉道：“阁下，你这是存心让我难受……”

忽地眉头又皱深了一分，略作迟疑，接道：“阁下，有件事我愧疚至今，阁下被指为勾结北敌，企图谋叛，我明知那是朝廷有人嫉才进谗，甚感愤慨不平，但闲官势微，有心无力，每感不安……”

萧涵秋道：“萧涵秋尚未谢过总督仗义执言，卫护无辜之德，

多日前有幸拜识边师爷，边师爷对我语之甚详……”

纪奉先挑眉说道：“好快嘴的边子风，他怎么没对我提起过？”

萧涵秋道：“总督莫怪边师爷，那皆因萧涵秋身为叛逆，多有不便之处，故而请他暂时不要禀报总督……”

纪奉先眉头一皱，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边子风由来嘴快，不想他独对我瞒得这么紧，这么说来，令表妹跟我的事，他也告诉了阁下了？”

萧涵秋只觉心中一阵刺痛，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边师爷也对我语之甚详，我以为舍表妹能得夫如总督，那是她的福气，我深为她贺！”

纪奉先眉锋猛地又是一皱，道：“怎么阁下也这么说？纪奉先岂是这种人，我一再拖延，只希望这件事不了了之，也希望能等得阁下来劝她几句，却不料阁下如今竟也这么说……”

萧涵秋道：“总督，舍表妹这么做并没有错！”

纪奉先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敢苟同，我带令表妹回北京，只是请她在我这儿暂住，倘若我就此纳她为小，纪奉先还成了什么人？再说，我也不能委屈令表妹为侧为小……”

萧涵秋道：“总督，这是他感恩图报，自愿的！”

纪奉先正色说道：“我不敢以为恩，就算是恩我又岂能施恩图报？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，阁下倘视纪奉先为朋友，还请勿再



多言!”

萧涵秋自不便再说什么，可是他脸上已难掩心中的无限感激，那已不用多说一个字。

沉默了一下，纪奉先自己又道：“我请甄姑娘来此暂住，就是等候她的亲人相寻，如今阁下来得正好，我今夜就把令妹交给阁下……”

萧涵秋忙道：“总督，那不是我今夜的来意。”

纪奉先点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该把令表妹交还阁下！”

萧涵秋道：“那么，总督是逼我告辞了。”说着，他就站起。

纪奉先急了，忙道：“有话好商量，有话好商量……”

萧涵秋未动，道：“总督，这不是你我可商量的事。”

纪奉先叹道：“阁下，你这是陷我纪奉先于不义。”

萧涵秋道：“总督错了，总督既有当初之收留，怎好如今把舍表妹交给我这钦命捉拿的叛逆，带个人不方便，再说……”

纪奉先抬眼说道：“阁下这是欺我，我听说阁下的罪名已被免除了。”

萧涵秋呆了一呆，脸一红，道：“总督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纪奉先笑道：“纪奉先在朝为官，这点事都不知道那还得了，阁下，你如今还有什么托辞，尽管说吧？”

萧涵秋暗一咬牙，毅然说道：“萧涵秋不敢再有托辞，但我绝

不能带走舍表妹!”

纪奉先苦着脸道：“难道你阁下就不要令表妹了?”

萧涵秋道：“亲戚永远是亲戚，那倒不是，只是，我认为让她跟着总督比让她跟着我江湖上到处流浪要好得多!”

纪奉先道：“难道你阁下就不能帮我个忙么?”

萧涵秋道：“这种忙，总督要恕我爱莫能助，无能为力!”

纪奉先还要再说，萧涵秋已接着又道：“总督，请莫逼我，否则我马上就走，倘我打算一走了之，我相信总督还留不住我。”

纪奉先默然不语，良久始喃喃说道：“阁下，你这是陷我于不义，你这是陷我于不义……”

忽地凝注萧涵秋，道：“阁下，倘若她在见着阁下这位亲人之后，突然改变了心意呢?”

萧涵秋道：“总督，舍表妹不是这种人!”

纪奉先道：“我是说万一!”

萧涵秋淡淡说道：“我会劝她留在总督府中!”

纪奉先一怔，摇头苦笑说道：“阁下，你这是……”

一阵步履声传来，大厅门口行进适才那名黑衣汉子，他手捧香茗，躬身哈腰，低头趋前。

纪奉先适时吩咐道：“传话后院，请甄姑娘与二姑娘!”

萧涵秋忙道：“总督，如此深夜，怎好再惊动二姑娘……”

纪奉先笑道：“你阁下那里知道，舍妹心仪阁下不下于我，她

跟令表妹如今又是闺中密友，情同姊妹，无话不谈，要是让她知道你阁下来了，我没有叫她，日后那个罪我吃不消！”

转望黑衣汉子摆手说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！”

那黑衣汉子应了一声，转身急步而去。

望着那黑衣汉子出厅，纪奉先突又摇头说道：“阁下，你这是何苦！”

萧涵秋淡淡说道：“总督，我是为她好！”

纪奉先道：“阁下怎好为了自己的亲戚就害了朋友？”

萧涵秋正色说道：“总督该知道，这称不得为不义，她愿意，我这身为表兄的也愿意，并非出于总督的强迫！”

纪奉先苦笑说道：“阁下，我不跟你辩了，只希望你……”

萧涵秋截口说道：“总督难道有意不许我跟舍表妹见上一面？”

纪奉先道：“我怎会……”

萧涵秋扬眉说道：“那么，萧涵秋斗胆，就请总督收回成命，勿再多言！”

纪奉先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，终于，他要说的话变为一声无可奈何的苦笑，摇头不语。

沉默了片刻，萧涵秋忽然说道：“我想向总督打听两件事，不知能蒙赐告否！”

纪奉先有气无力地道：“我这个人最乐于助人，阁下只管

说！”

萧涵秋未理会他那前一句，道：“总督可知那东西两厂的总统领，是朝中那一位大员？”

纪奉先呆了一呆，摇头说道：“这恐怕只有皇上跟他自己知道，阁下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他奉圣旨行事，那不能怪他！”

看来，那位东西两厂的总统领委实称得上神秘，他是谁，连这位当朝柱石的总督纪奉先都不知道。

很显然地，纪奉先误会了萧涵秋的意思，可是萧涵秋对这件事也不便深说，只淡淡一笑道：“总督误会了，我只是问问！”

纪奉先道：“但愿我误会了，阁下，你那罪名虽然是无中生有，但免除不易，千万别再为自己招麻烦了！”

萧涵秋道：“多谢总督提醒，萧涵秋省得！”

纪奉先道：“其实，我也知道你阁下不在乎那什么罪名，便是倾天下兵马，也不见能奈何得了你，不过，那总是件不大好的事，阁下以为然否？”

萧涵秋道：“说得是，无端背上个罪名，那的确不是件好事！”

纪奉先道：“那么，阁下问那第二件事吧！”

萧涵秋道：“萧涵秋遵命，总督可知道皇城中有个天下第一教的组织？”

纪奉先一怔，道：“皇城中有个天下第一教？谁说的？”

萧涵秋道：“我见过，并且宫中一位胡公公也是教中人！”

纪奉先诧声说道：“竟有这等事，我怎么一丝儿也不知道？……”

话锋微顿，接道：“阁下，这天下第一教有什么劣迹恶端么？”

萧涵秋摇摇头说道：“那倒称不得什么劣迹恶端，他们只是曾经企图绑架过北虎铁胆神力霸王索飞的手下，灵鼠谷飘风！”

“竟有这等事。”纪奉先砰然一声拍了茶几，挑眉说道：“朝廷之中岂容他们这般大胆妄为，我明天就进宫找那姓胡的太监查明此事，看看是谁敢在皇城中结党……”

一阵轻盈步履声传了过来，那黑衣大汉首先奔了进来哈腰禀道：“禀总爷，甄姑娘与二姑娘到。”萧涵秋只觉心中一阵猛跳，几几乎不能自持。

纪奉先立刻摆手说道：“有请。”

话声方落，大厅门口姗姗转进一位风华绝代，薄施脂粉的白衣人儿与一位美艳无双的黑衣人儿。纪奉先与萧涵秋同时站起相迎。

那位白衣人儿与黑衣人儿入目厅中贵客，俱皆一怔，白衣人儿骄躯倏起轻颤，脸色突变，跟着身形晃了一晃！那黑衣人儿则瞪目张口，愕然僵立。

情侣乍逢，萧涵秋有一种难言的激动与悲喜，但他唯恐白衣人儿先开了口，所以他强忍一切，急忙说道：“表妹，我来看你了！”

白衣人儿刹时间趋于平静，头一低，盈盈衿衿：“玉霜见过表哥！”

纪奉先趋势指着黑衣人儿，道：“阁下，这位就是舍妹纪飞霜。”

萧涵秋知书达礼，忙垂目光，迎着一揖：“江湖草民萧涵秋，见过二姑娘！”

纪奉先皱眉说道：“阁下，怎么又来了？”

黑衣人儿纪飞霜如大梦初醒，脱口说道：“怎么会是你？”

萧涵秋一怔抬眼，人目那一双深邃，清澈的美目，不由呆了一呆，那双美目，似曾相识。

他心中升起一丝诧异，只听纪奉先笑道：“没想到吧？这位便是你一向仰慕心仪的南龙圣手书生，其实，何止是你，便是我也大出意外，惊喜万分！”

纪飞霜娇靥惊愕色一扫尽净，嫣然笑道：“正如家兄所说，纪飞霜仰慕心仪已久，没想到今夜侠驾突降，真是蓬荜生辉，我兄妹可幸如之！”

这表示她没有见过萧涵秋。

萧涵秋无暇多想，只好将心中刚升起的一丝诧异压下，连忙含笑谦逊，说道：“得蒙总督与二姑娘看重，萧涵秋受宠若惊，也深觉汗颜，夜来鲁莽入府，惊扰了总督与二姑娘，萧涵秋私心甚感不安！”

纪飞霜正待再说。

纪奉先已然朗笑道：“好了，二位不必再客套了，似这般你一言，他一语，到何时方休，来，来，来，大伙儿坐下好好谈！”说罢，举手让座。

纪飞霜未再言语，扶着甄玉霜，姗姗行了过来。

坐定，萧涵秋抬眼深注，表面上力持平静地道：“表妹近来可好？”

甄玉霜欠身说道：“托表哥的福，表哥一向也好？”

萧涵秋道：“行道江湖，飘泊生涯，我仍是老样子，表妹，我今夜前来，一为拜谢纪总督救援表妹的大恩，二来顺便看看表妹！”

甄玉霜平静地道：“总督救援收留大恩，加以这几年来，对我曲意照顾，无微不至，一如兄妹，表哥是该多谢谢！”

萧涵秋道：“表妹但请放心，这恩情我日后定有所报！”

提起了恩情，甄玉霜想起了父母惨死，家破人亡，勾起她的悲痛伤心事，她很快地垂下了螭首。

纪奉先插口说道：“甄姑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不必再行悲痛，两位老人家遇难之事，我跟令表兄誓必查明缉得真凶，以慰两位老人家于泉下，今夜亲人团聚，表兄妹重逢，该高兴才是！”

萧涵秋轩眉说道：“表妹，纪总督说得是，但请节哀止悲，我但有三寸气在，誓必诛那万恶残凶于掌下，以慰姑父母在天之灵！”甄玉霜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缓缓抬起螭首。

纪奉先突然一叹说道：“阁下请看，甄姑娘这多年来一直郁郁寡欢，闷闷不乐，茶饭不思，平日难下后楼一步，落得如此憔悴清瘦，倘长此这样下去，我担心……”摇摇头，住口不言。

“表妹。”萧涵秋心中刺痛，道：“大恩未报，表妹尚请珍惜己身，不要再为纪总督添麻烦。”

甄玉霜唇边掠过一丝凄惋强笑，道：“多谢表哥，我会记住的！”

萧涵秋道：“这样我不在表妹身边，也可以放心了。”

纪飞霜突然开口说道：“萧大侠，听说萧大侠那冤屈的罪名，已被免除了。”

萧涵秋道：“是的，不然我仍不敢前来拜谒！”

纪飞霜张口未言，纪奉先突然站起说道，妹妹，他们表兄妹久别重逢，可能有很多话要谈，咱两个先出去一下吧！”

未等萧涵秋与乃妹说话，径自大步出厅而去。纪飞霜自是只好跟了出去。

偌大的一座客厅内，就只剩下两人相对了。

沉默了一阵之后，甄玉霜抬头说道：“表哥由那儿来？”

萧涵秋再也难掩激动，颤声呼道：“霜妹，你……”

“表哥！”甄玉霜低低说道：“这儿是总督府。”

萧涵秋道：“霜妹放心，纪总督英豪盖代，他不会介意的！”

甄玉霜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他的确是个盖世英雄！”



萧涵秋尚未接话，甄玉霜又道：“表哥还没有告诉我，由那儿来？”

萧涵秋道：“霜妹，我住在一家客栈中！”

“不！”甄玉霜摇头说道：“我是指……”

萧涵秋连忙截口，把自己所以要来北京的原因说了一遍，最后说道：“就是这样了，在未找到那婴儿之前，我绝不回去重建我那山中小楼！”

甄玉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表哥一隐多年，如今突然现迹武林，表哥难道至今还一丝线索未获么？”

“不，霜妹！”萧涵秋摇头道：“有线索，我已知道那婴儿是东西两厂总统领的骨肉，却苦于不知那位总统领是谁！”

甄玉霜道：“照这么看，表哥不必自行去找，只须在北京城中等候，一有机会，我料那托付费啸天之人，定会把婴儿再送出来的。”

萧涵秋道：“我也存着这个希望，所以一直未作离去打算！”

话锋微顿，接道：“霜妹，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那万恶残凶都是些什么人么？”

甄玉霜道：“他们个个黑衣蒙面，令人难窥面目，当时我也吓坏了，差点没昏过去，不过我隐隐约约听得，其中有一人被称为老魏，有一人被称为七爷……”

萧涵秋道：“那该表示一人姓魏，一人姓七！”